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四十八
至四十九



13
849
276



冊 4 3
849
276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任俠

荀悅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
游俠自成周之衰諸侯力政至于七國專任權譎所
戰非義所恃惟險固凌弱暴寡飾詐尚變四民之業
不專三游之術交鶩繇是徇名之士豪舉之徒發憤

以刷國耻結盟以復私怨感慨歸死終然不奪當此之際豈徒嚴憚士衆固亦震變景緯非夫勇厲剛果精神貫徹孰能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聲流淮楚氣蓋關中折節締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急濟厄損已不伐而恩不望報名高於世茲所謂以怨報怨捨生取義者歟魏晉以下訖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挺絕異之姿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搢胸瞋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雜處屠博不護細行者哉

魯曹沫以勇力事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於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

荆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殺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讐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

然後具酒自觴

一作賜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

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比芮切

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屏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讐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

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

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

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

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

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文韓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入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一作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拔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各僂戰國策曰有宋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擊殺者數十人囚自破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唐且楚人也初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曰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夫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易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且對曰否不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立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

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走且曰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烈隆於古而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侯嬴爲夷門監魏公子無忌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魏公子乃盜晉鄙兵符將奪其軍以救趙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啗宿將往

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
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
非鄉自頸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
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
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勤
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
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嘗
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入或
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聶
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
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

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
 於酒人乎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納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
 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
 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
 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
 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

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
 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
 非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隴蜀之山左闕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
 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白結切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請入圖
 之居有聞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
 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非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智深而直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

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

蔽一作揜一作扱

田光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

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其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規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趙秦王使悉反諸侯

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
 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
 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

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

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

方城縣有督亢亭腴腴之地

奉獻秦王秦王必

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

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

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

嘗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

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胸甚張鷟切然則

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哉樊
於期偏袒搢腕一作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

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

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一作陳取
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言以七首試人人血出足乃裝為遺荆卿燕國有
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

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

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自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

行

至秦特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尤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與荆軻為友軻死燕滅漸離變名姓為人庸

保匿作宋子

縣名也今屬鉅鹿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其家主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

去者宋子傳客之

互以為客

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

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海各切

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

言皆不及也

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

漢臺孺豈之子也豈始皇末墜樓煩為任俠州郡歌

之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

德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飲受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

過輜車輜挽也專趨人之意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田仲楚人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史無此官名

張良字子房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皆為韓相良少未

嘗事韓韓破良求刺客為韓報讐秦皇帝東游至博

狼沙中地名在陽武南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狙與覘同音謂密伺之誤中

謂後求賊意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項伯嘗

殺人從良匿後封留侯

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後至東河守

季心布弟也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

士爭為死嘗殺人工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絲爰盎字古以

禮事也兄長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之司馬中

尉郅都心之賓客不敢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詐自稱為

徒黨也

樂布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願報之有怨必以

法滅之

田叔為人廉喜任俠喜好也游諸公後至魯相

劇孟雒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已語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人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史無官

袁盎為楚相免官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犬劇孟嘗過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

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車千

亦有過人者

王孟符離人以俠稱江淮之間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

矚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其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川陝即今陝也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

灌夫累官至太僕徙燕相坐法去官為人剛直使酒

而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

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

廣眾薦寵下輩

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眾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

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已必也謂一言諾許人必信之也

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

汲黯為九卿後卒於淮陽相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

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隄

梁孝王將楚相之弟

也聲聞梁楚間後累遷為大司農

朱安世陽陵大俠詔捕不能得丞相公孫賀子敬聲

罪發繫獄賀請捕安世贖罪帝許之安世口丞相禍

及宗矣獄中上書告敬聲呪詛等罪賀遂父子死獄

中

郭解父任俠孝武時誅死解為人靜悍

性清靜而勇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讐

藉謂借助也

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嘗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以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

云

心本猶言本心也如故蓋言如舊不改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

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

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酹非

其任強灌之蓋爵曰爾其人不飲而使人怒刺殺解

姊子伯去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伯

解字也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

賊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臯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踐更為

卒也脫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直當也次怪之問其

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雒陽有人讐者邑中賢豪居間以終數不聽

居中間為道地和客廼見解解夜見讐家讐家曲聽

其言解謂讐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

子幸而聽之柰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

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雒陽豪居間廼聽

庸用也且無用休待雒陽解與人短小恭儉出未嘗

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此厭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

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舍止也言解多藏

亡命喜事少年與

任俠 卷之八十四

解同志者知以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上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

貧不中訾中充也言訾財不充合徙之數也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

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

王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揚椽頭解入關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揚季王季

王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帝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

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籍少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

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

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

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

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倪長卿東陽陳

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據京師而言指其東

西南北謂也姓南陽趙調之徒盜跽而居民間者耳
他名羽字公子烏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王林卿邛成太后外家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坐法
免賓客愈盛

寧成為內史抵罪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
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使民歲重於郡

守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推殺人而埋之後至中尉

朱雲字子游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讐後至槐里令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

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

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感以公卿子著才知

名博皆友之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薦舉

之欲報讐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

此自立然終用是敗後至丞相自殺

睢孟魯國番人少時游俠鬪鷄走狗長乃變節後至

符節令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

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
 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
 遂巡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
 得顯權力門車嘗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
 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
 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
 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而受其財物此
 為石氏之禍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
 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作箭者姓張各回酒市趙
 君都賈子光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讐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
 滿門五侯爭名其容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唯
 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嘗
 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
 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
 塋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後至天水太守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自劾去官少顯
 名京師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

之涉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在所聞里盡蒲
 以奴斫傷屠者以爲茂陵令尹公所辱初涉與新豐
 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
 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
 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
 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王上
 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
 得真令如此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
 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
 劫王游公家母卽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

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殺游公及其父

性畧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

陳遵杜陵人也爲郁夷令以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唯恐在後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旣至而非因號其

人曰陳驚坐

幸次兄與平帝從舅衛子伯相善次兄其名也兩人俱游

俠賓客甚多

孫建為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漕中叔素善建莽疑建匿藏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恐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師

令是時兄員為護苑使者故入賓客皆承援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徇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

安不賢則祗夏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
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

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竇融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兵起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

等滅之融時隨其軍也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

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人貴戚連結閭里

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

蓋延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

延以氣聞後至虎牙將軍左馮翊

蔡遵嘗為吏部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

而皆憚焉後至征虜將軍

郭暉汝南西平人也其友董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

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因將終暉往候張張視暉

歔歔暉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

也暉即將客選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喜氣因絕暉

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

即自入獄謝暉投刀自嚮以要暉曰子不從我出敢

不以死明心乎暉遂出後至長沙太守

楊政京兆人也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

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室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後至左中郎將

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逼輕剽少年晚而改節官至兖州刺史

段紀明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至太尉

鄭太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俠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普不足名聞山東時董卓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太豪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後至侍御史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改行折節後至監軍

袁紹壯健好結交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後至大將軍冀州刺史

劉梁以俠氣聞

董卓性兇猛有謀少嘗遊菴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

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劫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繇是以
健俠知名

陳宮字公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後叛曹公從呂布布敗誅死

王康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以任俠聞後爲河
內太守

周暉大司農忠之子也前爲雒陽令去官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嘗百餘乘及獻帝初暉聞
京師不安來效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何顒與袁紹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
難顒普歲再三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
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
浮帳之後辟司空府

魏夏侯稱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
之後至陳留太守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
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爲富春長備衛甚謹韋
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
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
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歸是爲豪
傑所識後爲較尉

臧霸字宣高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
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
與父俱亡命東海縣是以勇壯聞後至執金吾特進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嘗以報讐解

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

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尉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

時黃其人名得脫在外乃以黃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

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

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

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怨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

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

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

遂單騎入南羗中合衆得千騎從樂浪南山中出詣

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羗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慙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尉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亾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舊無冠族故二人竝單家其器性皆厚重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

蜀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璽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鄜莫敢識者而黨伍共篡解之得脫後仕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吳孫堅爲下邳丞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嘗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

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至橫江將軍

其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俠持弓弩負牝帶鈴民間鈴聲即知

是寧

吳書曰寧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先

道路在止嘗以緇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後至折

衝將軍

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願見大驚呵叱不能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

為此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唾辱之蒙大怒

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較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孫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至南郡太守

晉王濟性豪侈和嶠性至貪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時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

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後至侍中

裴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節弱冠得美名後至司空

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

裴憲二子挹穀竝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龍為太子中

庶子散騎嘗侍挹穀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

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

節壺邊盡缺敦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

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

時人歎異焉後至大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扶風

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第六人兄該納等竝開

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義簡年十四五猶未知書

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

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至

豫州刺史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

赴維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

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嘗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茲邪若思感悟因流涕

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者後至驃騎

將軍

將軍

周嵩字仲智猶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後至御史中丞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遺脫若此後至歷陽太守李庠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

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嘗營護隱恤振施窮乏

大收衆心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爲務不以產業經懷當時俠士莫不歸之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

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客出入行遊從者塞路

薛廣安都父也河東汾陰人世爲強族同姓有三千

家廣為宗豪

宗慤字元幹炳兄之子也炳素高節諸子群從幼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

南齊劉懷珍為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戶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

梁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陳周炤少豪任俠氣有將帥才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為郡豪狀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力任氣者咸歸之

高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竝宗奇之後從平陽王顥討蠕蠕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存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識者高之後為北州大都督

李瑤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名強當世

劉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

薛安都字體達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

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元許之居於別廡
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
裴慶孫任俠有氣鄉 壯士及好事者多相附撫養
咸有恩紀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
生產

李業與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
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
聲色加以謗罵

慕容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雜間

薛循義字公讓性姦俠輕財重氣招結豪猾時有急
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

堯雄上黨長子人驍果善騎射輕財尚氣為時輩所
重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小倣儻不拘小節
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嘗使僮僕屠酤為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姓曇朗跣跪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時少年據豐城縣為柵築
黠劫盜多附之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異姓善自居處言語醜

籍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後魏李元忠以葛榮起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
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
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鑿
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家宗主

北齊張保羅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
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
分及親故之艱墮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
哀躬親為司州綱紀

高昂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
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忤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
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昂初以豪家立名
為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狄東方老劉士榮
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
孟和並仕官顯達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
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眾附昂兄弟
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為其致力
封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

之婿也為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子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眾將攻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乞免拜謝久乃釋之

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游俠數犯公私長而脩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鍾鹿太守無為以賊罪為御史所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繇是以

俠聞

盧宗道性龐率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蒲坐中書舍人馬士達因其彈箏篋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瓶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李愨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為徒侶

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
敬顯雋字孝英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林監平鑒燕郡薊人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

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雒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鑿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汗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城爾朱王命世之雄俠烈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叅軍前鋒從平鞏密

金祚字神敬性驍雄尚氣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葛良家以爲軍導祚應選有功

後周韋祐字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逐終不改其操

隋梁士彥字相如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

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嘗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竝以庸書爲事光獨跣屣交通輕俠爲京師患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助以養親每致其旨美衣未嘗困匱周羅暎九江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

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不改
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

李密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
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揚玄感爲刎頸之交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

陳政倜儻有文武大畧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
氣數從之遊

乞伏惠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麥鐵杖性踈誕便酒好文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
不治產業

唐劉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爲右
勳衛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
汾陰度以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
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
供衣食

丘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貴賤
皆愛之

盛彥師者頗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盧祖尚少以俠氣聞家富於財周窮濟乏無所愛恡
繇是爲州里所歸

冊府元龜 任俠 卷之六十四

張瑾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唐憲祖初仕隋為東宮左勳衛及太子廢罷歸鄉里

不拘操行好畋獵從博徒遊藏亡匿死交通輕俠

牛進達濮州雷澤人少嘗穿窬為盜而藏亡匿死號

為輕俠隋末代翟讓為驃騎與秦叔寶程知節吳黑

闥相友善

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

前後掠賣所倍十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

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運封

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稱少成竟不能侵

軼乃南掠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為建州刺史涇原兵叛造聞難作馳檄

鄰州請齊舉兵遂調撥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

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

上疏請罪不敢叩赴闕德宗以為有禮優詔慰勉拜

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為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

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

部將李齊行帥事齊遣其將持記貴宋州官私財物

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吏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齊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齊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卽遁去承簡拜簡較左散騎嘗侍交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川以兵逼從歸府從憲卒設備以一郡抗禦之杜愔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急致之遣牙將李員入城且

愔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愔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於秦涇壅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陳已所與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思同執十十送京師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豪俠尙氣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九

諍 謀畫

諫諍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父母有過怡氣柔聲以諫故爲
人子者不患失愛於父母而患得罪於鄉黨其有天
資篤孝精誠淵邃就養晨夕竭力左右靡量責善之

道慮陷不義之名乘間獻規佳言灼著至乃物禁僭
盛事屬嫌疑當艱危之秋陳成敗之說激發純款繼
之涕泣期於感寤以消禍孽亦有篤猶子之親敦致
美之譽我見舅氏志存亢宗成啟德言用規過舉斯
皆曩哲之茂軌良可述焉

田文齊威王之孫父曰薛公嬰文乘間問其父曰子
之子為何日為孫孫之孫為何日為玄孫玄孫之孫
為何日不能知也文曰君君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官蹈綺縠而士不

侍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
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又竊
恠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
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
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漢袁盎為吳相辭行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刻治稱叔父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無何
無餘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王宇莽之子也平地時莽擅權拜帝母衛氏為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姊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恠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後漢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故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恠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貴所望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一玩之間先賢所慎恢竒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終河間相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晚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蕪潔均後以議郎卒於家魏曹叡兄爽輔政驕恣叡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叡或時以諫愈不納涕泣而起叡爲中領軍

母丘儉子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爲治書侍御史

王廣父凌督揚州外甥令狐愚又爲兗州刺史時司馬宣王殺曹爽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舍人勞精詣雒陽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竝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

也今懿

司馬宣王名懿

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

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患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竝握兵要未易忘也凌不從

晉楊濟爲太子太傅駿之弟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便之藩濟與諸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大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人宗室踈

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之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踈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宦庾蘇字季好亮之子也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及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雒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汚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

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難征夫勤報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淮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率然之勢進退維谷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况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洗舟井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相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竒之蘇官終中領軍

王坦之散騎嘗侍述之子也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坦之諫以爲政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

也但克讓美事耳坦之後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
史

何無忌隨舅劉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
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無忌終鎮南將軍

前秦苻融堅之季弟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
萇等嘗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

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不絕如

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管哉
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大

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

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何事所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

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

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

但無成亦大事去矣番萇皆無我之讐敵思聞風塵

之變冀因之以呈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闕

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

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

又云苻堅引群臣會議伐晉多言不

可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
兩人而已群言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歲鎔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
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之六十四
意不可以伐三也 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 願陛下納
之堅作色曰 汝後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
有衆百萬資材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
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 吾終不以賊
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 融泣曰 吳之
不可伐昭然徒勞大舉必無功而反也 融爲太子
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符詵堅之少子將議伐晉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
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詵有寵於堅又諫曰
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寄在虞晉不闢兵國有
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
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
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

誓保身其在此乎嘗以裁止晦如此瞻後爲豫章大

守

范泰字伯倫泰外弟忱爲荊州刺史忱請泰爲天門
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泰謂忱曰酒
雖養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嘗有欲以相見當卿
沉酒厝言莫繇及今之遇又無暇陳說忱嗟嘆久之
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爲侍中左光祿大
夫國子祭酒 泰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鑿曰
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繇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

食爲其標奇如此惠爲吏部尚書

陳蕭密爲黃門郎族父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
璉及宮官李善慶蔡耽兒等多所諂屬引一皆不許
密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
不平不過解職其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卒於家

後魏李璞爲左將軍兄訴爲太倉尚書用范標計千
里之外戶別轉運大爲困弊璞謂訴曰范標善能降
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

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
戲也

後秦姚邕興之弟也興拜赫連勃勃驍騎將軍加奉
車都尉嘗參軍因大議寵遇踰於勳舊邕言於興曰
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
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
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
沒奕於鎮南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
配之使爲伐偵侯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可以知
其抗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

宋謝瞻字宣遠晦次弟也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彭城還都迎家輻輳時瞻在家驚駭以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兢無已竝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間勲名佐世不得為竝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間充字公間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

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惡貪冒姦佞不斗絕之後悔無及訴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皆標後竟坐標誅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

劉景安為司空謔議時舅崔亮為吏部尚書時羽林新晉張尋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嘗擢大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景安以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繇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諱觀在昔莫不審舉雖六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正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失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返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循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衰老而居嘗難之任嘗思昇賢舉直以報名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繇而然今已爲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

之謂中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才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入也吾謂當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矣以一人之鑒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鑒鏡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橫弩前驅指縱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來斬求其烹鮮文效未否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繇可不怨哉吾近面報不
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
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
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
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吾之此指其繇是也但令當
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
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
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盧玄字子真司徒豈浩之外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
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浩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
姓族玄勸之曰夫稱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者詎幾
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頗敗亦
繇此玄終寧朔將軍兼散騎嘗侍

唐于方者頤子也頤爲襄陽節度使屢諷其父歸朝
因此入覲方終和王傳

史孝章父憲誠爲魏博節度使多違朝旨孝章嘗雪
涕諫其父備陳逆順之理故憲誠終不爲叛臣滄景
拒命憲誠俾孝章以偏師討賊及滄景平孝章遂請
赴闕文宗慰勞尤甚憲誠因亦懇求朝覲遂除河中
節度時人以憲誠有諍子也孝章終邠寧節度使

蕭廩登進士及第從父倣至番禺多美穀公暇出俸買賤管遣吏抄補家書之闕者廩諫曰大人置書他日歸國慮爲風雨所損必貯於篋笥人或見譏何以自雪此亦清而不慎也倣遂止之廩終京兆尹漢史德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之子也粗讀書親儒者嘗不悅父之所爲貢院嘗錄一學科於省門叶噪蘓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聞之曰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父卿如此蓋卻彰大人之過也肇弘大然之假械放之德琬爲忠州刺史

謀畫

傳曰咨事爲謀又曰奸而成自大道之隱變詐交勝其或乘世難之方構屬天保之未定鬪智爲上得士者昌繇是挾術之客因時而奮揣摩當世之務講求致當之理發於議論成乎策畫用能解紛排患以定乎反側則取威決勝以樹乎勳庸至於建安邦之永圖述固本之明畧陳御衆之要道敘宅中之便勢蓋其幾深之慮宏遠之議足以開物而致用謀事而解過者焉

漢酈食其秦末爲陳留高陽里監門高祖初爲沛公

狗地過陳留至高陽傳舍食其入謂昌言六國從衡

時從音子容切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

下起瓦合之卒瓦合謂如破瓦聚瓦之粗合雖不齊合而同也收散亂之兵

不蒲萬人卻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

中又多積粟陳知其令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

下降也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遺食其

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及高祖

為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投滎陽漢兵遁保其鞏楚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越反梁韓

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卻偷成臯以東

屯鞏雒以拒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土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適讀曰適卒謂卒之有罪適者即所謂適戎此乃天所以資

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為兵器自奪便利也卻切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工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於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之粟

敖倉

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

飛狐在代郡西南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以地形而制勝

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沛公從其畫復守敖倉

張良字子房為沛公廐將秦二世三年六月沛公列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平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遂降之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峴關沛公欲擊之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進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

果於遠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峴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秦兵大敗及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良從王之國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後漢王還定三秦乃遣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郤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從漢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

良曰九江

王布楚梟將

梟謂最勇健也

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而

屬委也音之欲坊

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

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

時獨也使將專任之也

因舉燕伐趙齊

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

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日昔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若

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皆必戴陛下眾

莫不嚮風慕義願臣妾德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

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輒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日子房前客有

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

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

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

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弑

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軼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商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牧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牧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謂何乃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游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爭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復擁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計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滎塹而守之謂良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能自陳以東傳海鹽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各使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傳海與齊王睢陽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於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高祖已定天下封良爲留侯十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却留侯曰君嘗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臥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諍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東園東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卽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卽必異問之上知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高祖竟不易

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嘗從帝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何時良勸未為相國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

下事甚衆從十容切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著之謂書於史

董公為新城三老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董公遮說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音無為之為而告天下言項羽殺

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故殺其君主殺讀日試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以用有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

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也三軍之衆為之素

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王舉也言以取天德義此漢王曰善非天子無所問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袒露臂衣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轅生謂諸生也三年漢

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乃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嘗困願君出武關項王迺引兵

南走走亦謂趨也音王深壁於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連燕齊后王乃

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

宛縣葉縣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

州府元龜 謀畫
漢王堅壁不與戰

婁敬齊人五年高祖平項籍都雒陽敬戎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戎故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

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輔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軍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衆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號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隘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隘天下元而拊其背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之人多勸帝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竈倍何鄉伊維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以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陘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轉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不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甘駕西都關中其後雖有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中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為害者繇守關中之固也

田肯高紀不書何許人亦無官爵高祖六年既都秦中肯謂帝曰

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海之限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海北有勃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地方二千里與

天下懸隔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

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立子肥為齊王

薛公故楚令尹為汝陰侯滕公客滕公夏高祖十五

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

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滕公以問薛公曰是固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在與前年同耳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

有籌策可問帝乃兄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曰何謂上

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

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

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負之數未可

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重瀕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

是者謂薛公曰出下計帝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至此皆為身不

顧後為百姓萬世累者也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

千戶布果如薛公所揣

魏田疇字子泰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疇嘗忿烏丸昔多殺賊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民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君義五至不屈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肯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甲冑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灣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踐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嘗有

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崗道出盧龍連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繇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自擅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崗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盧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

斬獲追奔通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志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音伯成棄國夏侯不奪將欲簡高尙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吳羊術史不言其官漢末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間魏

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大帝欲戮其使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燕不克而我君遠赴見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還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懸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

虐曩事矣太帝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

宋孔季泰山陰人初厚結於高祖後高祖討孫恩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泰以為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壘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高祖然之

後魏張兗初時道武在代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兗言於道武曰顯志意高希冀非望意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

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壘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逆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之

李先爲博士道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日興屯大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大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爾遣奇兵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捷深者爲敵所囚

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道武用其計興果

敗歸

宇文顯和襲封安吉縣侯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趙郡太守爾朱榮之亂元忠棄官潛圖義舉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待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桀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

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
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
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繇他安敢不盡節
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
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庸何肯來元忠曰雖庸竝
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
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
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衡之策深見嘉
納

世叔武孝昭初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武勸討

關西畫地陳兵勢曰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
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
非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
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騎將之
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浮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
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
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
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敘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
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城成此謀帝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

後周韓褒仕魏爲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嶽爲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雖寇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何可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嘗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

逝逃屯營維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時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唐任環隋末爲河東縣戶曹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寄重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救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環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極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唯待義兵仗大順

從衆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
介之使御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效伏於梁山船濟
直指韓城進逼邵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
畧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過從必當相
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
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受銀青光祿大夫遣
陳演壽史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
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環籌
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旋來降并具舟於河
師遂利涉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

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其少謂令州縣以其
薛大鼎河東人義旗初於龍門謁見高祖因說請勿
攻河東從龍門置渡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
旣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
然之

郭孝恪爲宋州刺史太宗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
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
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
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
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

爲尅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克太宗於雒陽
置酒高會謂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皆出諸
人之右也
後唐李守圭明宗天成中以布衣詣匭進時務策七
道其一請禁諸侯多置甲兵其二應池塲監務請令
月納旬申如稍逋懸早議處分禁其積滯免啟倖門
其三請令逐處長吏親問刑獄限其遠近大小其四
以官塲農具去人戶遙遠不便於民請逐縣置一塲
賣之其五請減五科舉人選限其六以勅命頒下州
使不便者多爲匿之請行覺察其七請令州縣均其

差役有稱旨者尋命施行

